



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的回顧與前瞻

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の回顧と展望

Local Aboriginal Museums in 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

王嵩山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暨亞太博物館學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的藏品、蒐藏與研究、展示與教育及經營與管理，是一個混合獨特思考方式、意識型態、權力結構與經濟行為之運作的結果，並受機構的本質及此機構所處的社會文化系統所影響。

文化再現的困境

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均設置在原住民族地區，不但嘗試通過族群傳統文物，再現其社會、歷史與文化，還企圖吸納社區民眾積極參與，成為足以永續經營的文化據點，藉以展現台灣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特色，成為社區重心與旅遊資源，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與經濟效益。雖然如此，到目前為止，28座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的「文化再現」還是處於困境。

比方說，博物館對原住民族文物的相關知識與價值之認識，既是有限且客體化的，



脆弱的標本靜靜地躺在冰冷的蒐藏庫中或展示場內，不但少見嚴格的照護行動與專業人才訓練，一般人與學者也鮮少關心「物」、原住民族經驗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由於這樣的常識背景與學術傾向，連帶使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之保存與創造，產生成效有限的狀況，這正是因為認識基礎不夠、操

作能力不足所導致的。此外，仔細深入研究原住民族社會的性質及變遷，固然是「外在」學者的終極關懷，但對生存在一個被剝離社會與文化體系的原住民個體而言，顯然實踐的運作及其結果更為重要。由於缺乏原住民族主觀的、內在的關懷與詮釋，也沒有組成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文化組織來經營館舍，導致沒有真正成功的原住民族博物館工作。

文化主體性及權力結構

另一方面，原住民族文物的「可及性」不高，過去的標本既未得到欣賞、也未能激勵出創新的事物；異文化本身與「物」體系（或稱之為文化資產）從未被視為知識的主要對象，沒有彰顯出原住民族「物」的系統、思考與智慧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更不見社會關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體系所涉及的詮釋權、智慧財產權的議題，然而，當原住民族文化資產進入市場的、消費的系統之後，所有權便成為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僅如此，由於目前偏重以「文創」進行想像與規劃，使各館一開始便落入新自由主義文化發展的陷阱：「文化的存在要靠資本市場來維持。」

當代文化研究學者的觀察，不但點出階級、性別、種族的社會關係在重製與抗爭的過程中，獨特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強調文化與主體性及權力之間的緊密關係。研究者提醒我們，從一個被邊緣化或被排除的角度來

台灣原住民族文物之收藏、管理、展示教育等博物館實踐，並不僅止於單一的目的。至少，文化機構與組織的運作，與多元化的「物」之經驗、族群認同、創造新的文化形式、歷史與集體記憶的詮釋、重建社會史觀等文化政治都有密切的關聯。



看，文化及其展演往往是獲取、維持與抗爭權力的工具。正因為如此，我們應重視的是表演者（博物館）如何（how）表演（文化再現）而非將興趣投注在表演（文化再現）什麼內容（what）上；也就是說，我們應重視的是文化（博物館）中表演（文化再現）的「過程」，而不是將焦點放在某種特殊文化形式的「內容」之上。

建立具文化意識的博物館系統

現階段及未來的台灣原住民族文物之收藏、管理、展示教育等博物館實踐，並不僅止於單一的目的。至少，文化機構與組織的運作，與多元化的

「物」之經驗、族群認同、創造新的文化形式、歷史與集體記憶的詮釋、重建社會史觀等文化政治都有密切的關聯。我們應該留意，通過博物館形式關懷「過去」所體現的「社會文化價值」、「全貌發展」與「主體實踐」等方面的意義。

我們也應極力促成原住民族文物管理系統的建構，這將不可避免需要全面地、精確地掌握台灣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民族誌標本」。我們也需要建構不同層級與互相關聯的原住民族博物館系統，連貫國家、區域、地方及私人層級，藉以建立原民會文化部門施政所需的知識系統，支援與輔助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及其他地方館舍的經營，強化與地方藝文組織及民間團體的互動。◆